

讀書  
雜志

余曩未講求金石文字家藏漢隸亦甚少前官運河道時友人以漢碑拓本相贈余因於殘闕剝落之中推求字畫凡宋以後諸家所已及者略之有其字而未之及與誤指爲佗字者補之凡二十五事名曰漢隸拾遺蓋當時目尚未褻故注視久之亦能得其一二今則并此而不能矣益以見讀碑之時適當力能讀之時爲可幸也兒子引之請以付梓因綴數語以質於當世之通金石文字者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高郵王念孫敘  
年八十有八

漢隸拾遺

讀書雜誌十

高郵王念孫

三公山碑

右三公山碑元初四年立字在篆隸之間無額今在正定府元氏縣城外野陂上是碑出於乾隆甲午年翁氏覃谿兩漢金石記黃氏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及趙氏晉齋跋釋之已詳閒有未安者別而論之第三行蝗旱鬲口鬲下一字翁作我黃作并黃云按漢書安帝時尚書僕射陳忠上書云鬲并屢臻當是鬲并二字小孫案黃說是也管子漢書漢碑多以鬲爲隔李賢注陳忠

傳云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又順帝紀云政失厥和陰陽  
隔并郎顗傳云歲無隔并太平可待陳蕃傳云并隔水  
旱之困并隔猶隔并也又翟酺傳注引益都耆舊傳云  
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參同契亦云湯遭厄際水  
旱隔并是漢人多有隔并之語劉瑜傳云天地之性陰  
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此說隔并二字之義最  
明蓋水旱不節皆謂之隔并此云蝗旱鬲并則專指旱  
災言之并字碑文本作𠄎故與我字相似黃氏改書作  
𠄎則非其原文矣第四行乃耑道要本祖其原翁黃皆  
以耑為耑字案乃耑道要義不可通

王氏蘭泉金石萃  
編改為乃耑道要

亦此字碑文本作𠂔其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

由是之來作來者不同來卽求字謂求道之要而本祖

其原也

斥彭長田君斷碑究  
𠂔道要義與此同

求字篆文作𠂔隸作求又

變而爲來與來字相似而不同此碑字體在篆隸之間

故作來張遷碑紀行求本求字作來是其證呂刑惟貨

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注云求有求請賕也蓋漢律有受

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

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

字傳寫作來故與來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來之

來失之矣

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譌管子任法篇富人用  
金玉事主而求賈小稱篇以求美名今本求

字皆譌作來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又皆譌作求隸釋所載成陽靈臺碑云厥後堯來祖統慶都告以河龍碑陰云來索忠良揆其文義皆本是求字而洪氏不言與求同則直以爲來字矣今世所傳雙鉤本亦作堯來祖統蓋自宋以降不復知來爲求之異文故傳寫皆作來也

### 開母廟石闕銘

右開母廟石闕銘延光二年立篆書有二層下層前有題名十二行其銘詞則上下各廿四行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

題名第一行諸家皆未之見中有二月二字第二行之  
未乃潁川郡陽四字川上一字已泐以漢志考之知是  
潁字第三行之首乃城縣二字城字已泐縣字右邊泐  
左邊缺連上行讀之則爲潁川郡陽城縣也縣下一字  
是爲字右邊微缺翁氏兩漢金石記以此爲縣字非也  
第四行之首是治字右邊已泐左邊泐字尚存其末連  
上行讀之則爲爲去聲開母廟興治神道闕少室石闕銘  
亦云興治神道矣第五行之首乃是京兆二字京字上  
半已泐但存下半兆字作北尚分明連上行讀之則爲  
大守京兆朱寵已見大室石闕銘漢碑題名固有書郡  
不書縣者禮器碑有

京兆劉安初武氏盧谷授堂金石跋謂是杜陵二字則  
尤其明證也  
非其原文矣

銘詞前十二行皆以四字爲句第一行□□□□防  
百川第一字是昔字下半已泐而上半分明第三第四  
是其工二字其字雖模糊而可辨工字分明防上一字  
是範字上半竹字模糊而下半範字分明第二行□□  
□原原上一字是其字雖模糊而可辨案周語曰昔其  
工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湮庫以害天  
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鮪播其淫心稱遂其工之過韋注  
曰稱舉也舉遂其工之過謂障洪水也卽此所云昔□



其工範坊百川柏鮐稱遂□□其原也第三行□□□  
功第一字是禹字下半模糊而上半分明此說禹治水  
之事故曰禹□□功疏河寫元水色黑故曰元也第四  
行□□□文第一字是咸字上半戊字分明唯□字模  
糊第三字是無字篆作𠄎上半雖模糊而下半林字可  
辨合觀之乃是咸秩無文四字第二字雖泐然在咸與  
無文之間其爲秩字無疑此言洪水旣平而祀典畢舉  
也雒誥曰咸秩無文謂不在禮文者皆秩次而祀之九  
山甄旅咸秩無文皆用尚書之文猶言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耳爰納□山辛癸之間山上一字是塗字雖字首

稍泐而大段分明即皋陶謨所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也弟五行同心濟口濟下一字篆作𩇛讀為艱尼之尼

說文𩇛鳥解切陋也從𩇛𩇛聲𩇛籀文籀文作𩇛碑則省

𩇛為𩇛又借為艱尼之尼字或作𩇛言啟母與禹同心

以濟尼運也崔瑗司隸校尉箴曰以濟弟六行口口口

正正古文正字與上民下秦為韻漢人多以真庚通用

也杞繒漸替王氏蘭泉金石萃編曰繒與鄆同鄆亦姒

姓之國慨禹後之衰故云杞鄆漸替其為借用字無疑

王翁皆誤為繒字王且於繒下注云疑即檜字何其疏

歟案蘭泉說是也凡左傳鄆字穀梁傳皆作繒又周語

云杞繒由大姒魏策云繒恃齊以悍越史記夏本紀贊

云禹後有杞氏繒氏漢書地理志云東海郡繒故國禹

後皆其證矣左傳哀八年鄆人漚菅考工記嵒氏注引作繒人漚菅是鄭所見左傳亦作繒也

第七行口口口亨亨上是聖漢禋三字聖漢二字雖糢

糊而可辨禋字左邊尚存右邊聖字上半糢糊而下半

分明亨卽享字周語曰精意以享禋也漢立啟母廟而

祀之故曰聖漢禋享於茲馮神也兩漢人奏疏及漢碑中多稱聖漢弟

八行口祥符瑞第一字葉氏井叔嵩陽石刻記王氏虛

舟題跋竝以爲貞字翁氏以爲原字案碑文作原乃貞

字非原字貞祥卽禎祥也作原者篆體小異耳靈支挺

生支與枝同卽下文所云木連理也而葉王翁皆以靈  
支爲靈芝誤矣廣韻支在五支芝在七之今音雖若近  
似而古音絕不相通故從支從之之字古無通用者此  
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第九行口口口化  
化上一字是鬻字上半模糊而下半分明鬻與育同育  
化者生化也樂記毛者孕鬻鄭注曰鬻生也唯陰陽爲  
能生化故曰口口鬻化陰陽穆清也第十行口口口口  
第四字是盈字上半多泐而下半分明景氏說嵩以爲  
寧字非也寧爲古甯字上從宀從心今碑文上半乃字  
仍存其尾明是盈字非寧字與雲降雨口口口盈言膏

洋滿盈也第十一行相口我君相下一字葉玉以為宥  
字翁以為山字案相肩我君文不成義碑文作庶明是  
宥字非肩字但右邊稍泐耳有卽祐字也管子修羅篇  
擇天之所宥擇鬼之所富宥與祐同富與福同今本天  
字富字又譌作當辨見管子漢晉禮樂志神若宥之師古曰宥窮也  
故曰福祿來漢晉禮樂志神若宥之師古曰宥窮也

自重以下者六字為新刻金更若六字為舊刻行口  
口口口口化化王中字已觀而王中有辨葉氏  
以為慕字是也黃氏中刻金石誤以王中字此言四  
夷慕化而王中成來王而王中也慕上一字

是而宗與下句而字誤文字雖模糊而可辨弟寸一行

口口口口靜靜上是其清二字其字模糊而可辨清

字上半模糊下半分明其清靜三字正與下句其脩治

對文也九域少其脩治翁云少字顧王二家俱闕未錄

案說文也

子結切

少也讀若輟正當援是銘以詰義爾案

九域少其脩治義不可通余謂少讀爲九有有戡之戡

玉篇廣韻廣雅音少字並音子謂九域之內戡然脩治

列切少戡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也作少者假借字耳大雅常武篇戡彼淮浦毛傳曰戡

治也商頌長發篇海外有戡鄭箋曰戡整齊也四海之

外率服戡爾整齊正義引王肅云戡然整齊而治下文

九有有猷箋曰九州齊一猷然皆謂治也元鳥篇奄有

九有韓詩作九域

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

則九有有猷韓詩亦必

作九域

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有域也漢書律厯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域有古同聲而

通用說見釋詞

故曰九域猷其脩治義本韓詩也晉書樂志四

廂樂歌曰九域有猷是其明證矣弟廿二行口口口口

口福福上一字是祈字其左示右斤之末尚分明此言

祀啟母以祈福故下句卽云祀聖母庠山隅也弟廿三

行神口亨而飴格亨上是禋字字雖模糊而可辨禋享

二字已見上文精意以享則神降之福故曰神禋享而

飴格釐我后以萬祺也

北海相景君銘

右北海相景君銘漢安二年立并陰俱入分書篆額在濟甯州儒學中弟五行根道核藝核與菱同漢書五行志孕毓根核師古曰核亦菱字是也漢隸字原隸辨於入聲二十一麥核字下引此文則誤讀爲果核之核矣

弟七行辨秩東衍辨秩卽堯典之平秩也

周官馮相氏注仲春辨秩

東作疏云據書傳而言

衍讀曰埏集韻云埏方也辨秩東衍猶言

平秩東方耳

衍字古讀若延故與埏通周官大祝衍祭男巫望祀望行鄭注並讀爲延唐風椒聊

篇蕃衍盈升一切經云義十九引作蕃延

弟九行鵲巢不鳴鵲與鵲同隸釋

漢隸字原鵲字竝誤作鵲唯隸辨不誤巢字上從鳥隸



釋隸辨從俗作梟誤也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

之從鳥在木上俗省作梟

俗書梟字作鳥誤與此同

傳寫說文

者因誤爲梟後人不知又改其注爲從鳥頭在木上以

率合已誤之篆文謬矣俗書梟字其上半鳥形已具但

無足耳何云鳥頭在木上乎說文梟字在木部玉篇以

梟是鳥名遂改入鳥部是玉篇梟字亦從鳥也而今本

玉篇亦誤爲梟

廣韻以下竝同

張參五經文字說此字云從鳥

在木上隸省據此則說文梟字本從鳥而注內本無頭

字明矣今經傳中梟字皆從俗作梟唯此碑作梟中間

四點分明與說文從鳥在木上之解相合足證五經文

字之不謬而隸釋隸辨復誤作梟若非此碑至今尚在  
誰能正其失乎陽湖孫氏淵如云縣首於木上謂之梟  
字本作梟從到首今借梟字從鳥頭在木上念孫案梟首  
捕梟磔之木上故其字從鳥在木上非謂縣其首於木  
上也何得云鳥頭在木上乎孫又謂從鳥在木上則是  
巢字非梟字案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此釋其  
義非釋其字也若釋其字則下從木而上象巢形故說  
文云巢從木象形謂象鳥巢在木上之形非謂從鳥在  
木上也且巢爲象形之字故云從木象形巢爲會意之  
字故云從鳥在木上豈得謂從鳥在木上卽是巢字乎  
弟十二行獻歛賈絕奄忽不遑不下當是遲字其右邊  
犀字之末二筆尚存奄忽疾貌也商頌長發傳云不遲  
言疾也說文溢奄忽也奄忽不遲猶今人言溢逝也遲  
與危回摧歸哀何襲爲韻於古音正協或以爲違字於

義疏矣第十四行大命口期寔惟天口諦審碑文天下是授字與下文就畱爲韻上文云于何寫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爲之是其證也

碑陰上列第十四行平壽淳于閭閭卽閭字隸書豆字或省去上畫如張遷碑豎字作豎石經尚書殘碑於戲字作戲是也隸續隸辨直書作闔則非其原字矣中列第十一行營陵力邇力卽力字廣韻力字注云又姓黃帝佐力牧之後隸書力字或從篆作力錄此碑者或作多邇非也古有力姓無多姓諦視碑文明是力字非多字也

敦煌長史武瑒碑

右敦煌長史武瑒碑建和元年二月立并額俱八分書  
在濟甯州嘉祥縣武氏祠中第六行追昔劉向辯賈之  
徒瑒即班字也外黃令高彪碑亦云章文檐施類乎班  
賈班班辯古字通背子君道篇善班治人者也韓詩外  
傳班作辯字亦作瑒士虞禮記明日  
以其班祔鄭注  
古文班或爲瑒

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

右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建和二年十一月立并額俱  
八分書在漢中府褒城縣棧道中磨崖第六行上則縣  
峻屈曲流頽下則入冥頽與頽同窮輸淵冥者渙也言水

從高入淡也豫上六冥豫釋文引王廙云冥淡也爾雅

冥幼也孫炎本幼作窈注云冥淡闇之窈也

見小雅斯干正義

太元達初一中冥獨達范望云心淡稱冥論衡道虛篇

云其書淡冥奇怪是冥與淡同義平阿涼泥常陰鮮晏

涼卽泉蔭卽陰字晏溫也言平阿之地水泉泥凜常寒

少溫也小爾雅云晏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心若晏

陰喜怒無處太元畸贊云凍登赤天晏入黃泉范望云

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漢書郊祀志云至中山晏溫

封禪書晏

作曉廣雅

是古謂溫煖爲晏也漢隸字原讀平阿涼爲

曉煖也

句隸辨讀涼泥常陰爲句皆失之第七行臨危檜楊檜

音七羊反。𨔵音唐。說文云：𨔵，跌𨔵也。一曰：槍也。廣韻云：跌，𨔵行失正。𨔵與𨔵通。惡，虫。𨔵，𨔵與獸同。隸釋以𨔵爲𨔵字，非也。𨔵與𨔵同。方言：𨔵，惡也。郭璞音方滅反。字亦作𨔵。後漢書董卓傳：𨔵腸狗熊。李賢云：言心腸𨔵惡也。續漢書：𨔵作𨔵。𨔵亦惡也。惡，虫。𨔵，𨔵互文耳。𨔵，𨔵毒。𨔵，𨔵音大結反。字本作𨔵。爾雅：𨔵，𨔵。郭璞云：𨔵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𨔵子，𨔵猶惡也。𨔵與曼通。魯頌閟宮傳云：曼長也。𨔵，𨔵毒。𨔵言毒長也。說文：𨔵，𨔵也。𨔵毒長。今本論作𨔵。惡，毒長也。據爾雅釋文所引及玉篇注訂正。從長失聲。是其證。隸辨以𨔵爲水𨔵。又引𨔵爲𨔵。𨔵，𨔵皆失之。未秋截霜稼苗。

天殘截與天札之札聲近而義同故釋名云札截也氣  
傷人如有斲截也管子五行篇旱札苗从民厲尹知章  
云札天从也是苗天从亦謂之札札猶截也故云未秋  
截霜稼苗天殘矣第十三行綏億衎彊綏億皆安也韋  
注晉語云億安也衎與禦同言能安彊禦之人也禦彊  
卽彊禦倒文協韻耳第十五行揆往卓今廣雅云卓明  
也言以古知今也第十七行世世嘆誦誦讀若容與通  
靡同功爲韻小雅節南山篇家父作誦與訥邦爲韻楚  
辭九辯自壓桡而學誦與通從容爲韻是其證也武榮  
碑萬世諷誦亦與功同爲韻第廿一行或解高格下就

平易格卽棧閣之閣析里郿閣頌云減西口之高閣就安甯之石道意與此同也開通褒余道石刻始作橋格辛李造橋碑棧格陵陵竝以格爲閣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右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永壽二年七月立并碑陰兩側皆八分書無額在兗州府曲阜縣孔廟中第二行莫不驥思嘆叩師鏡案易是類謀云在主驥用鄭注云驥庶幾也廣雅云驥企也文王世子注引孝經說云大夫勤於朝朝里驥於邑字或作冀又作觀竝同隸釋漢隸字原隸辨竝以驥爲驥字則義不可通矣第七行尊



琦大人之意連殫之思漢隸字原隸辨皆以殫爲殫字

錢氏辛楣金石文跋尾云連殫卽卓雨也念孫案古書

爾字無通作殫者婁顧以殫爲殫是也漢碑殫字連殫

皆遠也說文連遠也字亦作卓楚辭九章云道卓遠而

並云殫此言連殫之思下言連越絕思其義一也弟八

行皇戲統華胥錢云自皇戲統華胥而下五十二句句

皆四言獨皇戲句五言而皇字特跳上一格書之殊不

可解竊意此字後人妄加案錢說是也原碑皇字出格

至隸釋則與各行平列矣兩漢金石記乃謂皇字筆法

與前後正合非後人妄加則是不論行之高下句之長

短而但以其筆法相似遂定爲真迹獨不思此碑皇字凡四見後人固能依放而爲之乎皇戲統華胥殊爲不詞且碑中之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唯皇戲二字相距不及四分與諸字疏密縣殊則皇字爲後人所加無疑第十二行天與厥福永享年壽年壽大壽也呂氏春秋謹聽篇賢者之道年而難知高注云年猶大也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淮南注亦云年大也陳氏子文金石遺文錄謂年壽卽眉壽非是引之云弟一行霜月之靈霜月卽爾雅之七月爲相也霜相古同聲故霜字以相爲聲淮南原道篇鈞射鵲鵲中山經注引作弋鈞瀟湘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作射釣瀟湘瀟湘之為鵲鵲亦

猶相月之為霜月矣靈讀為令殷庚平山靈某氏傳云

釋詁文今爾雅靈作令周齊侯鐘銘靈命難老即令

命徵絲鼎銘示令需丹即示命令終令需靈古同聲而

通士冠禮祝辭云令月吉日又云以歲之正以月之令

霜月之令皇極之日謂七月五日也史晨饗孔廟後碑

云乃以令日拜謁孔子意與此同集古錄以霜月為九

月非是以九月霜降而謂之霜月則正月雨水亦弟五

行雷洗觴觶爵鹿相桓適杞禁壺趙氏金石錄云所謂

鹿者禮圖不載莫知為何器後見汝陽陳氏所藏古彝

為伏鹿之形近歲青州獲一器亦全為鹿形疑所謂鹿

者亦因其形而名之耳。隸釋云：𦏧音凡，木名也。皮可爲索。隸辨云：𦏧可爲索，非禮器也。博雅：溫杯也。集韻音凡。與𦏧同音，或是借𦏧爲溫。案碑所陳禮器，皆禮所必用之器。器形似鹿，古無其名。趙說非也。顧以𦏧爲溫，差爲近之。然古祭祀燕饗無用杯者，禮器亦不當有溫。錢氏穀校金石錄記云：射禮有鹿中，爲鹿形，背設圓箚以納算籌。又有乏，如屏風，所以爲獲者御矢。鹿卽鹿中，𦏧恐卽乏也。案盛算之器，鄉射禮但謂之中，或謂之鹿中，而不謂之鹿。若但謂之鹿，則不知爲何物矣。雷洗觴觚爵鹿祖，榼遷𦏧禁壺，皆飲酒所用，非射所用。若雜以鹿中

與乏斯爲不倫矣錢說亦非也今案鹿卽角也𧇧卽豐也皆聲之假借古音角與鹿同周南麟之趾以角族爲韻召南行露以角屋獄足爲韻周頌良耜以角續爲韻喪大記寔于絲中鄭注云絲當爲角聲之誤也史記留侯世家角里先生李濟翁資暇錄引荀悅漢紀作祿里今本漢紀作角里乃後人依史記改之角祿絲鹿四字古竝同音故角通作鹿特牲饋食禮記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鄭注引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禮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是角與爵觚觶散同爲飲器故碑於觴觚爵之下

次以角也

臚卽解也說文寔曰觴虛曰解

古音𦵏與豐相近鄭注士喪

禮下篇云今文寔爲封又注檀弓王制曾子問竝云封當爲寔寔之爲封亦猶豐之爲𦵏也說文𦵏覆也從而乏聲方勇切漢書食貨志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覆也𦵏泛從乏聲而音方勇反亦猶𦵏從乏聲而讀爲豐也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鄉射禮命弟子設豐注云豐所以承爵也形蓋似豆而卑大射儀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甌在南有豐注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是豐與豆相類故碑於桓邇之下次以豐

豐或作𣎵字從木與  
祖𣎵之從木同義 豐又可承尊與於禁同類故碑於  
豐下次以禁也

郎中鄭固碑

右郎中鄭固碑延熹元年四月立八分書篆額在濟甯  
州儒學中是碑中斷後遂失其下段而上段尾復陷入  
土中故向來拓本唯存不全之上段雖正六年州人李  
鵬得下段於泮池旁乾隆四十三年其子東琪與定海  
藍嘉瑄復將上段升高出土而此碑遂全第六行詔拜  
郎中非與好也案碑內其字或作其或作其唯此其字  
作與上從由亦猶楊著碑基字之作壘也

隸釋漢隸字  
原隸辨皆作

舉今此碑已亡而世間與者其之偕字也說文舉也

拓本直改舉為基矣從升音拱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舉之今春

秋傳舉作基說文縹帛蒼白色從糸舉聲詩曰縹衣縹巾今詩縹作基廣韻云舉說

文音其其與舉同音故字亦相通校官碑雅容其開其

字作舉正與說文同此碑作與下從丌音基則與說文小

異其實一字也隸釋直書作其則非其原文矣弟八行

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楊烏即法言所謂吾家之童

烏也問神篇劉貢父謂子雲本姓楊從手不從木據此可

以正其謬矣說見漢書第十行昔姬公口武句弟述其兄句

綜口口句口口行句於蔑陋句獸曷敢忘句乃刊石句



呂旌遺芳句於蔑陋者於音鳥歎詞也蔑陋謂鄙小也  
鄭注君爽云蔑小也高注淮南脩務篇云陋鄙小也漢書韋元成傳云於蔑小子  
與此於蔑陋同義兄行忘芳爲韻兄讀若荒行讀若杭  
隸辨以行於蔑陋四字爲句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  
矣

泰山都尉孔宙碑

右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七月立并陰俱八分書  
篆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六行口口祠兵遺畔未甯祠  
兵卽治兵也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  
宙傳嚴氏春秋故書此碑者亦從公羊作祠兵也第十

三行帝頌其勳民斯是皇皇正也言民歸於正也

爾雅皇匡

正也斷風破斧篇四引之云弟十二行乃綏二縣黎儀

以康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某氏傳云獻賢也

獻與儀古同聲而通用

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先鄭司農讀獻爲儀餘見下

大誥

之民獻有十夫傳亦訓爲賢而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

莽仿大誥亦云民儀九萬夫

見漢書翟方進傳今本儀上有獻字後人依古文尚

書加之也孟康釋民儀云民之表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

辭見漢書凡古文作獻者今

文多作儀此碑云黎儀以康斥彰長田君碑云安惠黎

儀堂邑令費鳳碑云黎儀瘁傷漢碑多用今文尚書此

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廣

雅云儀賢也蓋用今文說也隸釋跋費鳳碑以黎儀之儀爲反其旄倪之倪失之矣

碑陰上列第十七行東郡叢武陽滕穆滕卽凌字也滕

凌二字皆從二二者公之省文

今俗作冰乃古凝字

說文滕公出

也從夂朕聲詩曰內于滕陰凌滕或從夂是其證滕隸省作滕故廣雅云滕公也滕爲凌之本字故凌姓之凌古亦作滕此碑之滕穆是也隸釋漢隸字原隸辨兩漢金石記竝書作滕則以甲代乙矣

執金吾丞武榮碑

右執金吾丞武榮碑無年月據碑稱遭桓帝喪卒則當

在建甯改元之初并額俱入分書在濟甯州儒學中弟  
二行藟然高厲藟然高貌也字亦作逸楚辭離騷神高  
馳之邈邈是也厲亦高也呂氏春秋季冬篇注云厲高  
也廣雅皋陶謨庶明厲翼史記夏本紀作眾明高翼劉  
歆述初賦云天烈烈以厲高兮是厲與高同義故曰藟  
然高厲第八行陵惟哮虎陵與校同俗作校校威也漢書  
李廣傳威校憺平鄰國李奇云神靈之威曰校後漢馬  
校字伯威是校與威同義集韻校又音陵是校與陵同  
音故曰陵惟哮虎言其威校如哮虎也辛李造橋碑校  
格陵陵亦以陵爲校

衛尉卿衡方碑

右衛尉卿衡方碑建寧元年九月立并額俱八分書在  
兖州府汶上縣西南第四行少呂文塞長以欽明案古  
文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今文思作塞後漢書和熹  
鄧后紀注第五倫傳注陳寵傳注竝引尚書考靈耀云  
堯文塞晏晏魏受禪碑亦云九又郅壽傳注引鄭注考  
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緯書皆用  
今文故文思作文塞漢碑亦多用今文故與緯書同也  
第十七行鐫茂伐祕將來伐功也祕告也言刻石紀功  
以告來世廣韻曰祕告也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士言

詰告庶邦庶士也又曰女典聽朕詔言女常聽朕告也

舊訓詁爲慎失之說見經義述聞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刊石表績以誌

來世此碑曰鐫茂伐祕將來祕與誌古字通第十九行  
邊民是鎮鎮讀平聲與上下文爲韻廣韻鎮字又音陟  
鄰切周官天府凡國之玉鎮釋文鎮又音珍周語是陽  
失其所而鎮陰也宋庠補音云鎮音珍馮衍顯志賦覽  
聖賢以自鎮與元親神爲韻平都相蔣君碑社稷之鎮  
與銀均年昆爲韻皆其證今高郵人謂壓物曰鎮聲如  
珍也

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

右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建甯二年三月立  
八分書無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七行脩定禮義義與  
儀同古禮儀字本作義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小雅楚茨  
篇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  
書儀作義先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  
時所謂義爲詒又大司徒以儀辨等典命掌諸侯之五  
儀故書儀竝作義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大  
戴記朝事篇儀作義漢書禮樂志制之禮儀樂記儀作  
義禮儀卽中庸之禮儀三百也此述孔子正禮樂之事  
故曰脩定禮儀非仁義禮智之義

史晨饗孔廟後碑

右史晨饗孔廟後碑八分書刻於前碑之陰第三行述  
脩辟廡社稷品制脩卽循字說文述循也故云述循辟

廡社稷品制前碑云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依亦循也  
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寫者多亂之然皆形之誤非聲之  
通也或者不察遂謂循脩二字古通誤矣韻書循在諄  
部脩在尤部尤與諄可通用平是碑循字左邊作丩乃  
彳字之省其右邊則仍是盾字但缺末畫耳而錄此碑  
者皆作脩則直是脩字矣

博陵太守孔彪碑

右博陵太守孔彪碑建甯四年七月立并陰俱八分書  
篆額在曲阜縣孔廟中第二行矚焉汜而不俗汜音汜  
濫之汜方言云汜滂也自關而東曰汜滂與汚同廣雅



云汜汚也漢書王褒傳云水斲蛟龍陸刺犀革忽若彗  
汜畫塗彗者埽也

後漢書光武紀注云彗埽也班固  
東都賦云戈鋌彗雲羽旄埽貢

汜者汚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也如淳顏師古以彗  
爲帚汜爲汜灑地皆失之史記屈原傳云濯淖汚泥之  
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  
泥而不滓卽此所云浮游塵埃之外皜焉汜而不俗也  
弟四行遵王之素素謂成法也鄭注士喪禮云形法定  
爲素宣十二年左傳云不愆于素是也案洪範云無偏  
無頗無偏無黨又云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此  
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者約舉書詞而小變其文猶下

文言惇懿允元耳或以爲遵王之路之異文非也漢書敘傳云遵王之法亦是約舉書詞也薦可黜否否字原文疑本作不不卽否字也故經傳多以不爲否今碑文作否口字甚小局促於不字之下不成字體疑後人補刻也而隸釋漢隸字原皆作否則南宋時碑文已然矣弟五行祇用旣平此用易坎九五爻辭也坎九五祇旣平王注云祇辭也釋文祇音支案祇字從氏與祇字不同祇音脂敬也字從氏此兩字一屬五支一屬六脂聲義旣殊而字形亦異碑文祇字已泐僅餘八形而其字從氏不從氏尚灼然可辨與上文所在祇肅之祇作𠂔

者不同隸釋作衹失之矣弟九行去位闔口以孝竭口

餘暇徭使彈琴擊磬口口之味而不改其靜竭下疑是

情字禮器云竭情盡愼是也今情字左邊尚隱隱可辨

磬靜二字古讀平聲正與情爲韻也

樂記石聲磬史記樂書磬作硲易林

升之未濟云荷蕢擊磬隱世無聲晉董京荅孫楚詩云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絜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涼鸚鵡能言泗濱浮磬眾人所翫豈合物情是磬字古讀平聲表記文而靜鄭注云靜或爲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靜六韜守國篇云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楊雄解嘲云爰弟十行口疾清爰靜游神之庭是靜字古亦讀平聲

彌流流與畱同逸周書謚法篇云彌久也顧命云病日

臻既彌畱是也弟十一行羣臣號咷靡所復逞逞者解

也言悲痛不可解也方言云逞解也成元年左傳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杜注與方言同弟十二行口是口吏崔口口口王沛等是上當是於字吏上當是故字於字左邊尚隱隱可辨也弟十六行邈矣不意意讀入聲與惻極息力爲韻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會則得息國爲韻楚辭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果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皆其證也

武都太守李翕面狹頌

右武都太守李翕面狹頌建甯四年六月立八分書額

有惠安面表四象字在階州成縣棧道中磨崖第九行  
緣崖俾閣俾與比同言閣相比次也小雅漸漸之石篇  
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大雅皇矣篇克順  
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是比俾古通用十四行鏤燒破  
析鏤與鑄同謂燒鑿山石而破析之也說文鑄琢石也  
淮南本經篇鑄山石高注云鑄猶鑿也下文云鏤山沒  
瀆天井道碑云鏤鎡高注云坂義竝同也

李翕天井道碑題名

右李翕天井道碑題名建甯五年四月立八分書亦在  
成縣棧道中今天井碑世無拓本唯題名尚存翕氏覃

谿趙氏晉齋皆云本在西狹頌後而隸續誤以爲天井  
碑題名余謂隸續不誤請以四證明之隸釋所載西狹  
題名祇有二行今此碑題名有十二行較多十行而隸  
續所載天井題名則正是十二行一也隸釋西狹題名  
是小字非大字隸續碑式又云西狹頌末有小字題名  
二行低四寸許今此碑題名十二行皆是大字則非西  
狹之題名矣二也隸釋西狹題名第一行云丞右扶風  
陳倉呂國字文寶弟二行云故府掾口口口孟字口  
口共缺六字今此碑第一行與隸釋所載同第二行則  
云門下掾下辨李虔字子行與隸釋所載異且一字不

缺而隸續所載天井題名之第二行則正與此同其與  
面狹題名同者唯第一行耳豈得以一行相同而卽定  
爲面狹題名乎三也面狹題名小字二行近世拓碑者  
皆遺之余家所藏本亦然然未行之左有殘字一行則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十一字皆各存其右半此  
低四格與前行六且是小字非大字始知洪氏之言信  
月之六字相平而有徵四也

李翕析里橋邨閣頌

右李翕析里橋邨閣頌建甯五年二月立并額皆八分  
書在漢中府略陽縣棧道中磨崖是碑有申如墳重刻

本字甚拙惡。又於缺處妄補五十二字。諸家論之詳矣。此拓本是原刻。非申本也。第一行涉秋霖漉霖漉謂山水下注也。說文云淋淋山水下也。一切經音義二引三倉云淋漉水下也。淋漉與霖漉同。第二行漢水逆讓管子君臣篇注云讓猶拒也。言漢水暴漲逆拒谿水不得下注也。第三行郝閣尤甚。案廣雅隋哀也。曹憲音希平反其字從阜甫聲。碑文作郝者移自於右耳。非從邑也。下文說郝閣之狀云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溪長洲三百餘丈。蓋棧閣傾衰不平。因謂之郝閣矣。第四行處隱定柱隱安也。於安處立柱也。下文云改解危殆。即便求



隱便隱皆安也言去危而卽安也故廣雅云便隱安也  
第十行醪散關之嶰濕醪與釋同濕卽燥溼之溼也沛  
濕之濕說文本作濕隸省作濕又作濕其右邊作累者  
省絲爲糸又變日爲田耳金石文字記釋此碑濕字引  
漢書功臣表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皆作濕  
陰以證濕濕之本爲一字而漢金石記謂濕陰之濕音  
它合反與燥溼之溼不同不當援以爲證又疑此碑不  
當以濕爲溼今案濕字從水濕聲濕音五合反而古聲  
則與溼相近故說文溼字卽從濕省聲也凡入聲合部  
從立從集從濕之字古聲皆在緝部故溼從濕省聲而  
原濕之濕亦從濕聲也原濕之濕與沛濕之濕皆從濕

聲故隰字亦通作濕漢書地理志濕音它合反而古聲  
而河郡隰成縣王子侯表作濕成亦與溼相近故經傳溼字多通作濕濕與溧本是一字  
此碑以溧爲溼猶經傳之以濕爲溼也漢書功臣表濕  
沃公士濕音它合反水經注作溧沃案此縣爲溧水之  
所經故有溧沃之名而地理志作溼沃是溼溧可以互  
通燥溼之溼通作溧猶沛溧之溧通作溼無足異也洪  
氏筠軒平津讀碑記以溧爲燥字之借引說文案燥也  
皐山形玉篇皐同案力罪切爲證案嶄巖皐皐等字古  
無作水旁者徧考諸書溧字亦無力罪之音且嶄者平  
之反溼者燥之反故云溼散關之嶄溧從朝陽之平燥

若以漂爲嶧則與下句不對矣第十五行口口口樂行  
人夷欣樂上似是歡字其下半尙隱隱可辨也第十六  
行川兌之閒川古坤字坤在西南方兌在西方言其地  
當二方之閒也第十八行口口救傾兮全育口遺救傾  
上似是扶跋二字其右邊皆隱隱可辨說文跋蹶跋也  
故云扶跋救傾遺上是才字碑文作子惟左邊殘缺耳

司隸校尉楊淮銘

右司隸校尉楊淮銘熹平二年二月立八分書無額在  
襄城縣棧道中磨崖第五行兄弟功德牟盛兄卽兄字  
也此碑自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至河南尹皆敘楊

淮歷官之事自伯邳從弟諱彌字穎伯至下邳相皆敘  
楊彌歷官之事此云兄弟功德牟盛當突三事不幸早  
隕乃總承上文而言故下文云二君清口約身自守俱  
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今本隸續兄弟作元弟乃傳刻  
之譌若云元弟功德牟盛當突三事則是專美楊彌而  
不及楊淮無是理也洪氏跋云凡稱元子元兄元舅之  
類皆以長言之二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爲美稱  
也此但釋元孫而不及元弟故知今本元弟爲傳刻之  
譌也而葉氏九苞金石錄補乃云獨悼穎伯未登三公  
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謬矣蓋今拓本兄上口字

右邊一直微缺而下一橫較長與元字相似葉氏既爲誤本隸續所惑遂不復細審而爲之說也

司隸校尉魯峻碑

右司隸校尉魯峻碑熹平二年四月立并額及碑陰俱八分書在濟甯州儒學中第三行博覽羣書無物不栞隸釋云以栞爲看隸辨云栞乃刊正之刊兩漢金石記云栞卽刊字猶筆削勘乏之義念孫案廣雅云記栞志識也識卽多學而識之之識博覽羣書無物不栞卽曲禮所謂博聞強識非謂觀看亦非謂刊正也第八行端細舉大權然疏發權然猶較然明貌也廣雅云較明也

曹憲音角、史記平津侯主父傳較然著明、索隱云較音角、漢書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一切經音義七云較

古文權同、古學反較然之爲權、然猶較崇之爲權、崇工考

記與人以其隨之半爲之較、崇鄭注故書大較之爲大

權、史記律書世儒闕於大較、索隱較音角、續漢書律歷志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而已、大權卽大較

辜較之爲辜、權也、漢書陳咸傳沒入辜、權財物銘詞云

礪落彰較義亦同也、較與較同、史記伯夷傳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彰明較著卽此所

謂彰內懷溫潤、溫字作溫、說文溫從水皿聲、皿從皿從

囚、此碑溫字右邊作𠂔、其上半卽人字、也有人無口、音

者隸省耳、隸釋漢隸字原竝作溫、今本隸釋又譌作兩溫、此依明萬厯本

漢金石記作溫皆非其原文也唯隸辨不誤第十七行  
喚矣的的洪云的字易火以日案說文灼明也从日勺  
聲小雅賓之初筵云發彼有的俗作以祈爾爵然則灼  
字古讀若勺故與較爍綽連虐邈樞惛樂爲韻灼訓爲  
明故曰喚矣的的非字本作灼而易火以日也

碑陰上列第一行河內襄管懿裏與懷同

漢書漢碑多以裏爲懷

謂河內郡懷縣也裏字下半微缺而張氏亟齋遂釋爲  
夏字誤矣下列第六行東郡樂平郡顯口口顯下一字  
似糾字

武都太守耿勳碑

右武都太守耿勳碑熹平三年四月立八分書無額在  
成縣棧道中磨崖是碑經後人重鑿頗多謬誤兩漢金  
石記辯之已詳其未經重鑿而誤釋者尚有數字今具  
論之第三行壓難和戎武需慷慨隸續作武慮慷慨案  
此句第一字右邊已泐而武字在左則非武字也第二

字亦非慮字諦審碑文似是馮虎二字馮古暴字也

周官

漢碑暴字  
多作馮

暴虎慷慨喻其赴敵之勇耳論語暴虎馮河

亦謂行三軍之事也第五行考績有成符莢乃肸兩漢  
金石記莢字作莢說云莢卽筭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  
莢民卽此字符莢乃肸者肸卽福祚之祚古通用也念



孫案符筭乃祚義無所取且碑文明是英字非莢字也  
苻英卽符策胙者賜也言考績有成乃賜之以符策命  
爲太守也韋注齊語云胙賜也隱八年左傳胙之土而  
命之氏是也下文云天胙顯榮義亦同也第六行喜不  
縱慝感不戮仁隸續感作威案碑文是感字非威字古  
字以感爲憾憾恨也不以忿恨而戮及仁人也說文無  
憾字昭  
十一年左傳唯蔡於感感卽憾字宣十二年二憾往矣  
成二年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唐石經竝作威宜  
二年以其私憾襲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  
之地二十九年美哉猶有憾釋文竝作感逸周書大成  
篇內姓無感外姓無譴韓策感忿睚眦之意鹽鐵論備  
胡篇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漢書張安世傳何感  
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杜第第十行掾活口口千  
傳內無感恨之隙竝以感爲憾

有餘人隸續抹活作扶活案碑文作抹明是抹字非扶字也抹卽救字漢書董仲舒傳將以抹溢扶衰是也弟二十行拯隄抹傾字作抹隸續亦誤作扶赤子遭慈遭字碑文作遭隸續作遺案赤子遭慈文義殊晦且碑文是遭字非遺字也赤子遭慈曰活曰生言赤子遭慈母而生活也

### 校官碑

右校官碑光和四年十月立并額俱入分書在江甯府溧水縣儒學中第一行隸釋於三百八十有七載之下缺三字其下有子字今案碑文非子字畀誅曰畀卽說

文與字上從由下從井

音拱

今碑省與作界而以為其之

俗字

說見鄭固碑

隸釋金薤琳琅作界皆不誤兩漢金石記

改昇為其非也第十一行宗懿招德宗尊也招與昭同

昭明也猶言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昭古通作招

左傳楚康

王昭史記楚世家論衡吉驗篇昭並作招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表刺魁侯昭漢表作招

昭十二

年左傳作所招之詩張衡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賈逵

薛綜注並云招明也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亦謂彰人

之過韋注訓招為舉非也

說見經義述聞

發彼有的雅容口閑

閑上一字諸家皆缺今諦審碑文亦是與字但由字不

省作田與上界字小異耳

郃陽令曹全碑

右郃陽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十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無額在同州府郃陽縣儒學中第三行巴郡胸忍令段氏若膺說文注云曲禮左胸右末鄭云屈中曰胸引伸爲凡屈曲之稱漢巴郡有胸忍縣十三州志曰其地下溼多胸忍蟲因名胸忍蟲卽蚯蚓今俗云曲蟺也漢碑古書皆作胸忍不知何時胸譌胸忍譌認闕駟上音春下音閏通典上音蠡下音如尹切廣韻則上音蠡下音閏而大徐乃於肉部增胸臆二篆上音如順下音尺尹不知爲胸忍之字誤且謂其地在漢中又不知漢胸忍在

今夔州府雲陽縣而去漢中甚遠也念孫案淮南時則篇蚯螾出高注云蚯螾齏頓也齏頓齏閉聲相近是蚯蚓舊有此名非闕駟之妄作唯胸忍之爲胸臆乃是後人之譌耳弟九行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又下文主薄王厯此兩薄字皆今之簿字也說文無簿字古俗薄字爲之孟子萬章篇孔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簿本多作薄誤而不知作薄者乃古本也漢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作簿者僅見耳而金薤琳琅薄官字改爲簿金石文字記兩漢金石記兩薄字皆改爲簿誤矣弟十行充豫荆楊楊字從木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

記州郡部鈔本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

楊州字皆從木佩鱗云楊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

海惟楊州正義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

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尚從木也

宋本爾雅江南曰楊州宋本史記夏本紀

淮海維楊州字並從木

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

赤楊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為據然亦可見楊州字之

本從木矣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者為非而唐石經

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踵張氏之誤禹貢

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閒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

翼翼近也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充充信也

淮海閒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

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楊楊揚也

今本作揚輕也乃荊州後人所改辨見下

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

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而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

雒雒壅也翼近亮信徐舒楊揚荊彊豫舒雒壅皆同聲

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輕揚之語遂謂楊州字當從手

旁不知以揚釋楊猶以壅釋雒也若改楊州爲揚州則

亦將改雒州爲壅州乎楊州字既改爲揚則楊揚也之

文不可通故又改爲揚輕也以彌縫其闕不知李釋九

州皆取同聲之字爲訓輕與揚不同聲也又公羊莊十

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楊揚也三字蓋

後人改楊爲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尚書正義所引有揚

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

公羊疏所引有冀近也豫舒也雅也爾雅

釋文於爾雅徐營三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

舒也雅也雅也充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楊揚也今書傳中

楊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碑從木人不能改故至今尚

存耳竹邑侯相張壽碑遭江楊劇賊酸棗令劉熊碑出

省楊土其字亦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

楊州荊州刺史度尚碑楊賊畔於口口車騎將軍馮緄

碑督使徐楊二州

此碑今本譌作楊依萬厯本改

大尉陳球碑陸梁荊



楊陳球後碑剝落荆楊無極山碑楊越之桅口條蕩巴  
郡太守張納碑楊州寇賊其字皆從木是漢碑楊州字  
無從手者

蕩陰令張遷頌

右蕩陰令張遷頌中平三年二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篆  
額在泰安府東平州儒學中第二行在帷幕之內幕字  
蓋本作莫史記廉頗閻相如傳市租皆輸入莫府馮唐  
傳上功莫府以下二傳漢書同李將軍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  
後漢書吳漢傳莫府上兵簿皆以莫爲幕史記索隱引  
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治無常處以幕布

爲府署故曰莫府是漢時帷幕字通作莫也今碑文作  
幕巾字甚小局促於莫字之下不成字體蓋後人補刻  
也碑中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今於莫下加巾字則而  
字形太長致與下字迫近比之諸字疏密懸殊矣  
金薤琳琅已作幕則明時碑文已然矣第五行爰旣且  
於君金石文字記云旣且者暨之誤此以一字離爲二  
字也金石文跋尾云爰旣且於君詳其文義謂張氏什  
漢世世有德後有興者且於君也顧以旣且爲暨之誤  
乃由臆斷遽詆碑爲訛謬豈其然乎兩漢金石記云錢  
說頗似牽強下文藝於從政政字亦誤作畎想東漢時  
能書胥史固不乏人竟似草稊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

者然則暨之爲既且亦是誤筆未可執一而論矣念孫案翁說是也爰既且於君義不可通明是爰暨於君之誤魏元丕碑爰暨于君卽其明證矣弟十二行紀行來本來卽求字言紀其行而求其始也始謂初生時也故下文云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矣來字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三代以來之來字不同而金薤琳琅乃直作來矣隸書求字或作來與來字相似說見前三公山碑兩漢金石記以來字爲誤筆亦非也

### 仙人唐公房碑

右仙人唐公房碑無年月竝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漢中

府城固縣第六行鼠齧輓車被吳輓車卽藩車也襄二  
十三年左傳以藩載欒盈杜注云藩車之有障蔽者漢  
書游俠傳云乘藩車入閭巷嚴舉碑位至蕃車夏承碑  
輓軒六轡字竝與藩同說文軒曲輓藩車也輓車耳反  
出也義各不同此則借輓爲藩也

碑陰第六行南鄭祝岱字子舉第八行祝恒字仲舉弟

十行祝崇字季舉崇卽嵩字也

周語融降于崇山韋注崇崇高山也史記封禪

書云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漢書地理志云古文以嵩高爲外方山是崇高卽嵩高也嵩與崇同

此三人或名岱或名恒或名崇而皆以舉爲字是名與  
字皆取諸五嶽也第十一行祝榮字文舉則取榮舉之

義而其字亦作舉後人以舉山之舉讀去聲榮舉之舉讀平聲據此則古無異音也初學記引白虎通義云西方舉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舉故曰舉山是舉山之舉與榮舉之舉義亦相通也

豫州從事孔褒碑

右豫州從事孔褒碑無年月竝額皆八分書在曲阜縣孔廟中是碑於雍正三年始出故向來諸家皆未著錄剝蝕過半僅存百七十餘字第二行治家業春秋口句綜口口典句篇藉靡遺句春秋下一字諸家竝缺諦審當是經字字雖泐而遺迹猶存孔宙碑云治嚴氏春秋

褒爲宙之長子世傳其學故云治家業春秋經也綜下一字牛氏階平金石圖以爲極字今案碑文作𠂔而右邊殘缺當是核字綜核者綜理而研核之漢書宣帝紀贊云綜核名實是也第十二十三兩行口𠂔口口句逢口百口句逢下當是此字百下當是凶字今此字已不可見而凶字尚存乚形褒以匿張儉事獲禍故云逢此百凶王風兔爰文凶字與上隆下頌爲韻頌讀若容

武梁石室畫象三石

右武梁石室畫象三石無年月字皆八分書在嘉祥縣武氏祠中碑石湮沒已久唯揚州馬秋玉家有舊拓本

所存者伏戲至丁蘭十四幅而已乾隆丙午秋黃司馬  
小松於嘉祥縣紫雲山下搗得原石乃就其地爲堂垣  
而砌諸石於內榜曰武氏祠堂誠盛事也於是命工椎  
榻分遺同好較馬氏所藏本多十之七八又補洪氏所  
缺者七十餘字余今所藏本卽此本也第一石第二層  
第二幅祝誦氏無所造爲末有耆欲刑罰未施隸釋末  
作未蓋傳寫誤也末者無也無所造爲末有耆欲互文  
耳下文刑罰未施其字始作未第九幅夏禹長於地理  
脈泉知陰此用尚書刑德放文也藝文類聚職官部三  
太平御覽職官六並  
引尚書刑德放文禹長於地理水脈莫狄反相也猶詩  
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爲司空

言相彼泉水也說文作𦉰又作𦉰爾雅云𦉰相也周語

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韋注云視視也作脈者借字耳魏

策云前脈地形之險阻是也所圖禹象其冠上銳下廣

如笠形手持兩刃𦉰說文柴兩刃𦉰也玉篇胡瓜切案

莊子天下篇引墨子云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親自操橐

耜司馬彪云橐盛土器也崔沐甚雨櫛疾風淮南脩務

篇云禹沐淫雨櫛扶風決江疏河要略云天下大水禹

身執橐𦉰以爲民先今本𦉰譌作垂辯見淮南此圖頭戴笠手執𦉰

正所謂櫛風沐雨身執橐𦉰者也朱氏竹垞跋云禹冠

頂銳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觀此可



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念孫案朱氏此說其不可通者有三王者受命然後異器械、別衣服、禹之治水、在帝堯之時、安得遽有毋追之制、一也、毋追禮冠也、非治水時所宜用、頭戴禮冠、手持畚畚則尤爲不倫、二也、續漢書輿服志云、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今此圖冠形上銳不似覆杯、且無前高後卑之別、豈毋追之制乎、據輿服志所云、則三代冠制相去不遠、故三禮圖引舊圖云、毋追章甫委貌、其制相比、今此冠上銳而下廣、作三角形、禮冠皆無此制、三也、第十二幅子騫衣寒御車失楮、楮

與箠同說文箠擊馬箠也

今本脫箠字據王篇補

字或作捶莊子

天下篇一尺之捶漢書路溫舒傳捶楚之下急就篇枅

捶槌杖梃枅投捶字竝從木隸釋失字上下各缺一字

某氏跋云洪本僅存一失字今全文可讀乃是御車宋

稭稭與鞅同念孫案此說非也原文作槃明是捶字非

稭字

說文系艸木華葉系象形垂遠遼也從土系繫垂小異也從缶系聲隸書系垂垂三字多書作垂凡

漢碑中作垂作垂者皆垂之首次非垂之省捶為御者

文也此碑捶字右邊作垂亦是垂之省文所執衣寒則手僵手僵則失捶若鞅為馬頸鞅非御者

所執馬失其鞅與閔子衣寒曾不相涉不得言子騫衣

寒御車失鞅也且上文以明方綱為韻下文以連騷焉

爲韻父與爲韻此以移極爲韻若以極爲碁則失其韻  
矣憶乙未之冬余在郡城始晤汪君雪樞雪樞新得馬  
秋玉家所藏石室畫象舊拓本屬余作跋余爲題數十  
字且言某氏以極爲碁之誤卽翁閣學跋語內所云高  
鄧王石臞說此字凡數條者是也後此本歸於黃君小  
松小松作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曾用余說而惜其言之  
不詳也自乙未至今五十六年雪樞小松皆已下世而  
余年亦八十有八矣此原石拓本小松所手贈也書此  
爲之撫然

漢隸拾遺